

摇北京文史资料第 远苑辑 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原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圆园园源
摇隋月星苑原明园原豫原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01) 第 000000 号

✱

(北京北三环中路 远号)

邮政编码：510005

网摇址：www.zengzeng.com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印刷

✱

摇摇摇 伊摇摇摇开本摇摇印张摇摇千字

圆园年摇月第 员版摇圆园年摇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 摇摇摇

陽暉搖搖搖搖搖

摇摇摇摇定价：摇元

· 特稿 ·

摇摇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李龙云

· 艺海沧桑 ·

苑 记《海瑞罢官》的导演王雁

田摇耕

· 人物春秋 ·

员远 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

张宝章

员愿 徐致靖父子与维新变法二三事

徐培泽

员苑 早期报界三杰之一徐凌霄

徐泽民摇徐步霄

员缘 缅怀先父徐一士

徐泽昱

员缘 忆金寄水先生

陶慕宁

员苑 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

孙敦恒

员缘 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

陈摇芳

员苑 英年早逝的传奇画家齐振杞

杜长发摇整理

· 王府史话 ·

圆员 清朝王公府第（六）

冯其利

· 京剧杂谈 ·

圆愿 我的父亲管绍华

管慧麟

圆员 李桂春谈其子少春

凌恩岳

圆苑 台北京剧名伶胡少安

（台湾）常锡桢

圆 我与文学家冯牧的京剧缘

林绍纲

圆 我爱京剧

吴泽丰

· 来函照登 ·

圆 对拙作《有关朱启钤先生史料的几点补正》的补正

刘宗汉

圆 编后语

我所知道的于是之

· 李龙云 ·

第 一 章

—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命运的安排，
我成了于是之的一名“小朋友”。

写一写于是之，至少已酝酿了五六个年头。

起初是被动的，是别人组稿。1996 年秋在八大处庐师山庄，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员会主任张廉云大姐找到我，很认真地跟我说：“看来于是之写不了自己了，希望你能答应下来，写一写于是之。”

我答应了。

其实，我代替不了于是之。即便我笔下的于是之再准确、生动，跟他自己写自己也是两回事。于是之是那样丰富与矛盾，于是之的性格和他的精神世界具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复杂。

员

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走进他的心灵深处，没有能力替代于是之自己的内心剖白。那份剖白是那样独特，那样有价值。可惜，随着他语言与思维能力的逐渐丧失，那份剖白已经很难再出现了。这绝不仅仅是于是之个人的悲哀。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字材料又是这样少，这越发加重了这件事情所带给人们的遗憾……

我是 1982 年来到北京人艺的，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 80 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当时所处的角度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尽管我始终仅仅是一名普通编剧。

于是之长我 22 岁，我在他面前比较随便，没有什么拘束。于是之对我，可能觉得我喜欢读书，人也还算可靠，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³¹¹。整个 80 年代的前半期，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那些小条大都是于是之到³¹¹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的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曾经找我去作陪；遇到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也要跑来说一说……现在回想，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的年轻朋友。80 年代，在那个戏剧界文学界风波迭起的年代里，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一名这样的小朋友。从而为近 20 年之后的《我所知道的于是之》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至少是真实的，是同情他的，是希望理解他的。而我所讲述的一些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

但是，几年来，每次提起笔，心里涌动着的都是一团推不开的情绪，一种惋惜和无奈。古人讲：“文章以气为主，以意为辅，以词采章句为兵卫。”而我这篇文章，远不具备那样的品圆

格。没有一气相贯，有的只是一种同情和惆怅。于是之，一位名满天下的表演艺术家，现在已经不能再说话。惆怅是什么？是一种无奈，一种面对美好的流失所产生的无奈，一种面对痛苦但又不得不把痛苦接受下来之后的感叹……

1993年，于是之告别了舞台，他是伴随着整个《茶馆》剧组告别舞台的。可以说，那是中国话剧舞台上悲壮的一幕。《茶馆》剧组是一个由一大批优秀演员组成的前不见古人的群体。

在那之后，于是之无数次地想重返舞台。无数次的努力，无数次的失败。1995年在大西北、在延安古城，我亲眼目睹了于是之的最后一击，但结局还是失败了。从那时开始，于是之接受了这个现实，这反而越发加重了那种人生的惆怅……

现在对我来说，写于是之已经成为一种自觉，一种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欲望。于是之那些故事不断浮现在眼前。说实话，对于我个人来说，于是之是不可替代的。于是之是为数不多的能在戏剧创作上给我具体帮助的人。这种帮助主要是指，在我的作品酝酿“坐胎”阶段，于是之几乎是惟一可以与我倾心交谈的人。于是之对我的创作、对我这个人的理解、对我的优长及短处，包括性格上的弱点，无不知之甚详。于是之当然也有他的毛病，但他从来不会去整谁，包括令他十分厌烦的人。于是之是值得作家朋友们信任的。

小势可造，大命难违。人是有命运的。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于是之的命运影响着我的命运。

对于是之的离去抱有这种依恋情绪的，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2002年6月，在北京人艺纪念建院五十周年的宴会上，作家过士行面对人声鼎沸的大厅喃喃自语道：“于是之没来……有没有于是之还是不大一样……他在时这种感觉并不强烈。现在，他离开了这个位置，那种感觉那么强烈……”北京人艺建院五十

周年恢复的保留剧目，与建院四十周年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无一例外都是 80 年代的作品。而那批剧作无一不浸透着于是之的心血。但这个场合却没有了于是之。如果承认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于是之的命运多少影响着北京人艺的命运？北京人艺是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心血凝聚成的一笔精神财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寄生在这个老字号上，更没资格盗卖人艺的名声与遗产以图私利。

二

于是之的书法曾经给朋友们带来过
无穷的欢乐，而现在他却只能以描红自娱了。

1998 年 9 月，我去看于是之。去的前一天，我往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是之老师的夫人李曼宜大姐。

我问：“是之老师最近怎么样？”

曼宜大姐说：“还是那样，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

我又问：“家里客人多吗？”

曼宜大姐苦笑了一下说：“哪儿有什么客人……”

听明白是我打的电话，于是之一定要接过话筒来说几句。我叫了他一声，然后就听里边他开始说话。他嘴里呜噜呜噜的，不停地说着。尽管我什么都没听明白，但曼宜大姐却接过电话分明带有几分欣喜地跟我说：“你看，听说你要来，他特高兴。你听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多清楚……”

也许，曼宜大姐是出于对于是之的安慰，话是有意说给他听的……

9 号早晨我来到他们家。推开屋门，只见于是之穿着一件跨栏背心，一条短裤。和几个月前相比，他明显地瘦了。整个外形，非常像他 50 年代初期扮演的程疯子。但他的精神很好。坐下之后，他开始说话，嘴里不停地说。尽管我一句都听不懂，但

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com

我嘱咐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随声附和着答应下来。他好像非常需要说。大约这样说过二三十分钟之后，他就不再说了，而是坐在边上，静静地听我和曼宜大姐说话。对我们的谈话，他饶有兴趣。但我怀疑他是否听得懂。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告别之前，我从书包里拿出带给他的两份碑帖：一份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前我曾经从一篇别人写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于是之认为自己的字缺少金石气，希望找一部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另一份是《张黑女墓志铭》。于是之此前，1994、1995年多次对我提到过《张黑女墓志铭》。他说中国书法由篆入隶，在魏碑中，《张黑女墓志铭》是不可替代的。为了临《张黑女墓志铭》他曾经把自己搞得汗流浹背。见到这两件碑帖，于是之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双手托着碑帖看了起来。

我问曼宜大姐：“他还写字吗？”

曼宜大姐说：“他想写，我也希望他能写，可是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开始安排他像小学生一样学着描红模子了。”说着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册儿童初学书法时所用的那种描红模子的小本。看着于是之欣喜地捧着《祭侄文稿》，再看看书桌上儿童用的描红模子本，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于是之少年习字，有过一段童子功。多年来，书法活动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乐趣。于是之⁵⁰来岁时习字，思维矫健。他在书联上的遣词造句，尤其是上下首尾处的称谓和小跋，像许多大作家们书稿前的小传与跋一样，极富才情。面前的于是之和记忆中的于是之形成那样强烈的反差！一刹那间我脑海里涌现出一连串的画面：

1983年除夕，于是之给我的老师陈白尘写了一纸书联：“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一联，语出龚自珍的诗。题下小跋曰：“白尘吾师正腕”。在为陈老师写字的同时，我向于是之提出，希望他能给我妻子王新民写几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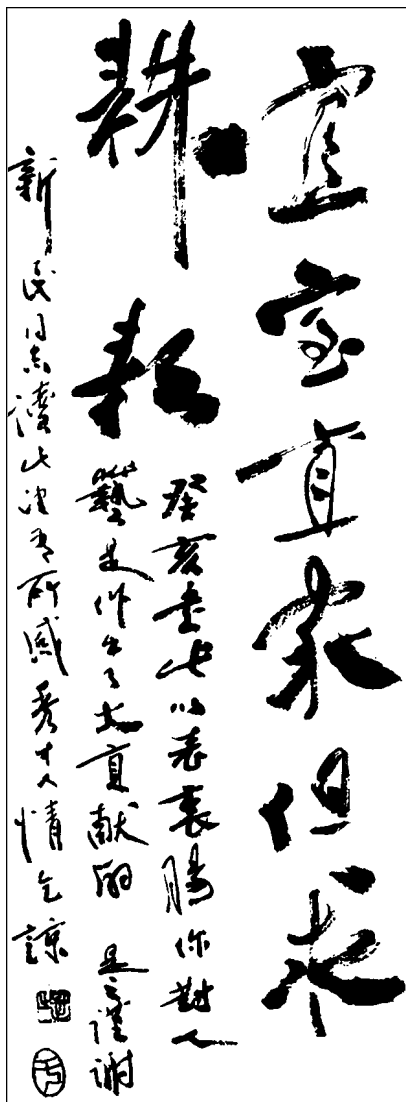
于是之提着笔问：“写点什么呢？”不待我回答，他自己又说：“夫人那人好像脾气不错，对你这活儿也挺支持，不容易……”遂略事思索，提笔写了八个行草字：“宜室宜家，但求耕耘。”

“但求耕耘”语出曾国藩的日记，原文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于是之从不苟同与因袭。书联旁侧，一则长长的跋语：“癸亥书此，以表衷肠，你对人艺是作出了大贡献的。是之谨谢。新民同志读此，望有所感，秀才人情，乞谅。”

这个小跋，起笔十分动情：“癸亥书此，以表衷肠”，第二句则十分客气，间接地对我的工作进行了鼓励：“你对人艺是作出了大贡献的，是之谨谢。”尾句则引“秀才人情纸半张”说道：“新民同志读此，望有所感，秀才人情，乞谅。”措词极富才情。那幅书联，运笔潇洒，布局错落有致，疏密得宜，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远



于是之题赠李龙云夫人的书法

1986 年，于是之接见新加坡客人，大笔如椽，曾经写下过“虎年大吉”的新年贺词，一笔漂亮的篆书，令在场的人无不拍手称贺。

1987 年，于是之为福建梨园剧团的题词是：“古韵新声，渊远流长”。

1991 年，于是之为一名很有才华却又处境艰难的安徽画家题词：“潘家忠画展”。

1992 年，于是之“应锡玖女士之托，赠素雪先生”字幅曰：“炫鼓一声双袖举！”

1993 年，于是之应老友著名艺术家朱旭、宋雪茹夫妇之请，写了八个大字：“丹青吟咏，妙处相资。”朱旭、宋雪茹夫妇曾分别举着字幅照相留念。画面上的朱旭微笑着用左手指点着字幅，那一笑该是对于是之莫大的安慰了。



朱旭与于是之题赠的书法合影
(李曼宜 提供)

甲戌春，于是之自书：“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既以高远恬淡的胸襟自命，又掩饰不住无尽的惆怅与孤独……

而于是之最后一纸书联，是写给一位名唤志洁的人的，一笔行书七个大字：“留得清白在人间。”这幅字本来是于是之偕夫人去桂林时，写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事过很久之后收藏者希望补个章子，又把字寄了回来。于是之将章子补完，在寄回桂林之前，他把这七个大字悬挂在了书房里，并端坐在旁侧与之合了个影。书如其人！照片上的于是之是那样清瘦，神态却那样平和。那张照片，令所有过目者无不百感交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



于是之在自己的书法前留影
(李曼宜 提供)

于是之的书法曾经给朋友们带来过无穷的欢乐，也曾经为自己复杂的心绪创造过一片片平和的天地，而现在他却只能以描红自娱了。

假如有人问我，你能简单地概括一下于是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想说，于是之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贫寒，好学、正直、勤奋，喜欢读书和书法；他爱才；接触之中他令人感觉十分谦虚，而骨子里却又十分清高；他好冲动、好动感情、好流眼泪，他具有诗人的气质；与人相处他喜欢诸事不求人；在表演艺术领域他有极高的天赋；他这人酒量不大但却喜欢喝酒；他能成为很多人、特别是喜欢读书人的知心朋友……

我还想说，²⁰ 世纪 50 年代初他以演程疯子而名噪天下，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却真的成了轻度的精神病人；他一生中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 1985 年公演的《洋麻将》中的魏勒，那是一名在养老院中终日与孤独为伍的老人，陪伴他的仅有女牌友芳西雅。而 1999 年的元宵节后，于是之却在身患腰伤的妻子的陪伴下住进了宽街中医医院……

人有命运吗？有时命运对人是很不公平的……

第 二 章

三

为了演好毛泽东，于是之曾经手执一面大鼓，装扮成一名军乐队成员走进中南海。

1995 年秋，于是之 68 岁。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赴西北考察，于是之应邀前往。此事最先起意者是舒乙。舒乙私下里跟文史办公室的同志们说，这段时间于是之的身体精神都不太好，希望帮他创造一个机会，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去西北，去接触一批古文化，散散心。这对他的身心都有好处。

舒乙总是这样。舒乙总是在一些有质量的文化人处境艰难时，默默地、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一点帮助。就我所知，感受到过这种帮助的至少还有过萧乾……

文史委员会当然欢迎于是之参与西北之行。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潜在的动机，希望能组到于是之的稿子。他们敬重于是之的人格与成就，希望于是之能写一写自己，能像李滨声先生写《我的漫画生涯》那样，系统地写一部他的戏剧生涯。



自左至右：舒乙、李曼宜、于是之、李龙云（1997 年秋）
（李曼宜 提供）

于是之的戏剧生涯，既波澜壮阔又富传奇色彩。

比如，他曾经是 50 年代中国第一个扮演毛泽东的人。当时李伯钊写了一部歌剧，里边有毛泽东的形象。其实这个“毛泽

东”只有一句台词。只见他站在高处，大手一挥：“同志们，前进！”而为了演好这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于是之曾经混杂在北京人艺的军乐队里，手执一面大鼓，装扮成一名乐队成员“混进”中南海，躲在屏风背后去观察毛泽东的言谈举止……⁴⁰年后，于是之提及这段往事时曾不无幽默地说：“幸运的是，（伯钊同志）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叫我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这‘看望’并不具有‘问候’的意思，只是叫我在离主席较近的地方看一看，望一望。那时的北京人艺有一个军乐队，老底子袁世凯时代的……在四十多年前，他们大概是惟一的军乐队。西藏和平解放，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要向毛主席献哈达，这仪式就需要北京人艺的军乐队了，我也因此跟着他们一起走进，站在他们的队伍里，在较近的地方看到了伟大导师的风范……”而这件事后来带来了诸多的后果。“文化大革命”中，于是之被揪斗，理由之一就是李伯钊找了一个演疯子的演员来演毛泽东，于是之必须交代和李伯钊的关系。而此前于是之正是由于演程疯子而名噪天下的。

又比如，于是之曾经被党的最高级领导请进中南海，商量文化部部长的人选。再比如于是之告别舞台时的最后一场《茶馆》演出，曾经在中国戏剧界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场面……

而于是之的散文创作又是有口皆碑的，北京人艺曾经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于是之的散文是鲁迅加老舍。且不论这个玩笑是否准确，有一点却是真实的，于是之既喜欢鲁迅，也喜欢老舍。所谓“鲁迅加老舍”的评价既是玩笑，也不都是玩笑。于是之从不卖弄自己学识渊博，但是，在于是之的散文中你能发现，他通读过《鲁迅全集》，这在中国演艺界，甚至在整个中国戏剧文学界都是不多见的。时间大约是²⁰世纪⁶⁰年代初期，当时一批演员集中在上海，计划拍摄电影《鲁迅传》。于是之创作态度的严肃由此可见一斑。

四

于是之：“从¹⁵岁那年起，我就
上不起学了……子承母业去当当……”

于是之的散文充满幽默。那种幽默与油滑迥然不同，既含蓄又有味道。比如他¹⁹⁸⁴年写的《幼学纪事》，该文已经被收入高中语文教材。从文章的开头，你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于是之所特有的幽默：“我出生于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家庭，跟着寡居的母亲和祖母过日子。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她们都绝对的一字不识。那时形容人们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我的祖母和母亲则更彻底，因为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家里的藏书每年一换，但只有一册，就是被俗称为皇历的那本历书。她们只能从书里的图画中数出当年是几龙治水，借以预测一年的天时。至于全年的²⁴个节气都发生在哪一天，和什么时辰，编书人未能置为图像，她们也就自然辨认不出了。”

再比如文章的第四小节：“从¹⁵岁那年起，我就上不起学了。茫然中还是有事可做的，子承母业去当当，比每天上学稍晚的时



14 岁时的于是之
(李曼宜 提供)

间，我便夹个包袱去当铺。当了钱，出来径直奔粮店买粮。家底单薄，当得的钱只够一天的嚼谷，计：棒子面一斤（可蒸窝头四个，一天两餐，每餐母子各一个），青菜若干，剩下的买些油盐。我毕竟是读过书的，早就懂得玉米青菜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天吃着不腻。”

又比如文章的结尾：“我那时住在北京西单，每天需步行过北海大桥，才能到达近东四我上班的地方。平时只带一顿午饭，不过是窝头小菜之类。赶到上夜校时，就需带上晚餐了（作者注：当时于是之在一家中法汉学研究所每周补习两个晚上的法语课）。把窝头带进法兰西的文学殿堂已经很不协调，更何况殿堂里是只烧暖气而不生炉火的。到了冬天，这就使我为难了，暖气烤不了窝头。冷餐总不舒服，窝头这东西很脆弱，昨夜由母亲蒸出，今天又随我奔波一日，到上夜校它就要露出一些裂痕来。冷而且硬。不略略加热吃下去肚里常会觉得一种异样。怎么办呢？幸好殿堂之外，院子里有一间小厕所，为使它的上下水道不至于受冻，那里面安了一个火炉，于是这厕所便成了我的餐厅。我把窝头掰成几块，烤后吃下，热乎乎的感觉棒子面原有的香甜。香甜过后再去上课，听的偏是菩提树夜莺鸟这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事情。”

于是之的文笔幽默。但幽默的背后让人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沉重和辛酸……

而当于是之的笔触描摹起人物的时候，你又能发现他的另一番功力。比如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的老郝叔：“在我住过的那个杂院中，出个小学生，就顶得上个知识分子。比如同院拉车的老郝叔，孩子多，拉了饥荒要请会，这就找到了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我帮他起草一个请会的通知。老郝叔家无桌，炕上只有一张席，硬而且平。伏在上边写字是极方便的。就这样，他说我写，不大的工夫居然写出来了。随后又抄了若干份，分别送出。‘凡著著竹帛者皆为文学’，讲起文学的定义来，是有这么一说

的。那么我替老郝叔起草的这篇通知，就无疑是一篇为人生的文学了。更何况还分送出去，也算是发表的呢！”下面于是之开始抒情：“这篇出自老郝叔的心与口的好文章，可惜我现在竟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生却仿佛从未存活于人世。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

于是之的幽默和抒情，像他演戏一样，没有大吵大闹，大肆渲染。有的只是深沉、内在，这反倒令人感到回味无穷。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于是之写散文是非常投入的。我曾经看到过他为自己的散文创作而啜泣不已。

1984 年秋，一天下午我到 he 那里去，敲开房门，发现 he 满脸泪痕。我问：“怎么了这是？” he 没说话。我看了看他的写字台，上面放着一摞稿纸，稿纸的上端是一篇文章的题目：《祭母亲》。平静了一下 he 对我说：“写了三回了，哪回都没写下去……”又过了一段时间，he 才跟我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大伯家里那些本家们为了避邪，为了防备她诈尸，居然捡来三个煤球，分别压在母亲的下巴、胸口和肚子上……”说到这儿，于是之说不下去了……

于是之怀念他的母亲，非常羡慕我们这些有机会孝顺老母的人。每当晚饭前看着我匆匆离开人艺赶往东晓市的时候，他总是站在那里，脸上笑着说：“多好啊！瞧瞧！多好啊！”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羡慕。